

世界文学名著典藏全译本

漂亮朋友

〔法〕莫泊桑 著

北京未来新世纪教育科学发展中心 编译



CHISO 青少年出版社
SINCE 1956

新疆青少年出版社

世界文学名著典藏全译本

漂亮朋友

〔法〕莫泊桑 著

北京未来新世纪教育科学发展中心 编译

CHISO 青少年出版社 新疆青少年出版社
SINCE 1956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漂亮朋友/(法)莫泊桑(Maupassant,G.)著:北京未来新世纪
教育科学发展中心编. —乌鲁木齐:新疆青少年出版社,2009.8

(世界文学名著典藏全译本)

ISBN 978-7-5371-7511-1

I. 漂… II. ①莫…②北… III. 长篇小说—法国—近代
IV. I565.4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9)第 140720 号

世界文学名著典藏全译本:漂亮朋友

北京未来新世纪教育科学发展中心 编译

新疆青少年出版社出版

(乌鲁木齐市胜利路二巷 1 号 邮编:8300498)

廊坊市华北石油华星印务有限公司印刷

710×960 毫米 16 开 11 印张 110 千字

2009 年 8 月第 1 版 2009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1—2000

ISBN 978-7-5371-7511-1

定价:19.00 元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直接与承印厂调换)

导 读

莫泊桑，生于法国诺曼底一个没落的贵族家庭，童年在诺曼底乡村度过，青少年时期在鲁昂中学就读，1869年到巴黎学习法律。1870年普法战争爆发后，莫泊桑应征入伍。战争结束后，他回到巴黎，先后就职于海军部和教育部，业余时间开始从事文学创作，并得益于文学大师福楼拜的教诲。经过苦心锤炼，莫泊桑的文学创作技巧日趋成熟。1880年，莫泊桑因《羊脂球》而一举成名，此后，他辞去公职，笔耕不辍。但私生活上的随意导致了他身体上的疾病，加上精神疾病的困扰，最终使他病魔缠身。莫泊桑曾于1892年自杀未遂，翌年在巴黎去世。

莫泊桑的创作生涯虽然短暂，然而作品颇丰。在短短的十余年间，他共完成了三百多篇短篇小说，被誉为“短篇小说之王”。此外他还创作了《一生》《俊友》等六部长篇小说。莫泊桑的写作素材来源于生活，他对日常生活和周围事物的观察和体验细致而独特。《漂亮朋友》是莫泊桑一生仅有的六部长篇小说中思想和艺术成就最高的一部。小说塑造了一个典型的雄心勃勃的野心家和冒险家形像，开创了法国文学中“漂亮朋友”系列的先河。恩格斯曾为这部小说表示向莫泊桑脱帽致敬。

《漂亮朋友》以法兰西第三共和国为背景，讲述了一个貌似优雅、高贵，却一肚子坏水的青年恶棍杜洛瓦不择手段、出卖灵魂而最终发迹的经过。作者不仅将杜洛瓦卑劣无耻的灵魂刻画得淋漓尽致，同时暴露了当时报界的黑暗以及新兴资产阶级一开始登台就表现出来的赤裸裸的本质——唯利是图。

杜洛瓦原是一个乡镇穷酒店老板的儿子，读过书，服完兵役后在社会上浪

荡了几年，生活窘迫。但凭着自己的年轻英俊，凭着自己拥有一种耶稣似的商贾气质，杜洛瓦从未丧失过向上爬的野心。街头与昔日老友，现在的《法兰西时报》新闻主编福雷斯蒂埃邂逅，从此杜洛瓦这个流氓与骗子在极短的时间里扶摇直上，飞黄腾达，迅速拥有了金钱、权力、美女。在这个物欲横流的花花世界，杜洛瓦无疑是上帝的“宠儿”，不折不扣的成功者。

对于他来说，爱情婚姻不过是晋升途中有利的工具。他热衷于情欲，却更倾心于权力。窥测猎获引诱女性，最终还是为了获得金钱与地位。他勾引德升迁工具的妻子。他成功了，由于这桩婚姻，他不仅得到总编的位置，通往内阁的道路也畅通无阻。

《漂亮朋友》是莫泊桑最重要和最成功的小说。一是它揭露了法国新闻界操纵法国金融事业、制造舆论、实现倒阁阴谋的黑幕。报纸这种干预政治和经济生活的现象，在当时的欧洲具有普遍性，可是在文学中却从来没有作家描写过，可见莫泊桑的胆识，因此他遭到了强烈的攻讦。二是小说的矛头指向了八十年代初法国的殖民地政策，尤其针对法国对突尼斯的政治、军事和经济的控制。当时，法国的一些政界人物从突尼斯政局变动引起的交易所行情的波动中大发横财。这一内容在法国乃至欧洲十九世纪的小说中几乎是绝无仅有的。三是小说塑造了一个现代冒险家的典型——杜洛瓦。这种人物与十九世纪前期的野心家典型既有相同之处，也有所不同。相同的是他们都要往上爬；不同的是，杜洛瓦利用女人作为往上爬的阶梯，最终成为财阀。成功的现代冒险家是以经济寡头的面目为其特征的，杜洛瓦就是他们的代表。从上述三个方面来看，莫泊桑对政治问题的敏感、对经济生活的洞察之深、对新出现的人物类型的把握都显示了不同凡响的才能。《漂亮朋友》不愧为一部优秀的现实主义小说，即使从世界文学史来看，也算得上一部杰作。

目 录

第一部	1
第一章	1
第二章	8
第三章	16
第四章	25
第五章	32
第六章	53
第七章	67
第八章	76
第二部	87
第一章	87
第二章	100
第三章	107
第四章	117
第五章	126
第六章	136
第七章	139
第八章	151
第九章	158
第十章	165



第一部

第一章

乔治·杜洛瓦递给女出纳一枚一百苏的硬币^①，接过对方找回的零钱，他就迈开大步，向餐馆的门边走了过去。

他相貌英俊，身材修长，又当了两年士官生，更有一种军人的气质。有鉴于此，他不由得挺了挺胸，以军人的熟练动作抚了抚嘴角的那两撇胡子，同时向那些仍滞留于餐桌用餐的客人迅速地扫了一眼。这像渔网一样撒向四周的目光，正是他这英俊少年所擅长的。

走到餐馆门外，杜洛瓦停下了脚步，心中在思忖着自己下一步该怎么办。今天是六月二十八日，要把这个月过完，他身上只剩下三法郎四十苏了。问题明摆着：剩下的两天，要么只吃晚饭而不吃午饭，要么只吃午饭而不吃晚饭，二者只能择其一。他想，一餐午饭是二十二个苏，而一餐晚饭则要三十苏。如果他只吃午饭，将可省出一法郎二十生丁。用省下的这点钱，他不仅可以在每天的晚餐时分买个夹有香肠的面包来充饥，而且可在大街上喝杯啤酒。须知喝啤酒是他在晚间的一大开销，也是他最难以割舍的一种癖好。这样一想，他也就沿着洛莱特圣母院街的下坡走了下去。

虽然穿了一套仅值六十法郎的衣装，他那身令人刮目的帅气却依然如故。不错，这种“帅气”，未免有点流于一般，但却是货真价实，没有半点虚假。他身材颀长，体格匀称，稍带红棕的金黄色头发天然卷曲，在头顶中央一分为二。上唇两撇胡子微微向上翘起，仿佛在鼻翼下方“浮起”一堆泡沫。一对蓝色的眼睛显得分外明亮，但镶嵌在眼眶内的瞳子却很小很小。这副模样，同通俗小说中的“坏人”实在毫无二致。

他虽然囊空如洗，但心头的欲望却分外炽烈。每当他碰到在街头徜徉的姑娘向他进言：“漂亮的小伙子，去我家坐坐？”他便热血沸腾，难以自制。但他终

① 苏，法国辅币名，一个苏等于二十分之一法郎，因此一百苏也就是五法郎。





究还是不敢贸然前往,因为他身无分文。况且他所企盼的是另一种情味别具、不太庸俗的亲吻。

他转了个弯,跟着因热浪的裹挟而精神萎靡的人流,向玛德莱纳教堂走了过去。各大咖啡馆全部爆满,不但如此,在强烈耀眼的灯光下,各咖啡馆门前的人行道上也摆起了一排排桌椅,坐满不耐暑热的客人。在一张张方形或圆形小桌上,客人面前的玻璃杯内盛着的饮料呈现出各种各样的颜色,有红的、黄的,绿的以及深褐色的。长颈大肚瓶内,清澈的饮水中漂浮着硕大的圆柱体透明冰块。

杜洛瓦不觉放慢了脚步,因为喉间这时已升起一种干渴之感。

夏日之夜出现的这种干渴,现已弄得他五内沸然,心中不由得想着现在若能有一杯清凉的饮料滋润丹田,该是多么惬意。可是他今晚那怕只要喝上两杯啤酒,明晚再简单不过的面包夹香肠也就吃不上了。每逢月底便如此捉襟见肘,个中滋味他可真是尝够了。

一天,他与几个同伴偷偷逃出哨卡,去乌莱德·阿拉纳部落走了一趟,在那里抢了二十只鸡、两只羊及一些金银财宝,并杀了三个人。同伴们对这次肆无忌惮的放荡行为足足笑了半年之久。现在,一想起当年的情景,他的嘴角又浮起了一丝凶狠而又快乐的微笑。

他们从未被人抓过,况且也没有人认真查究:阿拉伯人横遭士兵的掠夺,这早已成为司空见惯的事了。

可是巴黎的情况就不同了。腰间挎着刺刀,手上握着短枪,毫无顾忌地抢劫他人的钱财而不受到法律的制裁,能够逍遥自在,这是不可能的了。他感到自己天生有一种下级军官在被征服的国度里为所欲为的狂放禀性,因此对大漠的两年军旅生涯未免有点留恋之情。他未能在那边留下来,实在是一件憾事。然而他之所以回来,还不是为了能够有个理想的前程?

现在呢……他此刻的处境可真是一言难尽!

他把舌头往上颚舔了舔,微微地发出一声咯嗒声,仿佛想看看自己是否真的是那样干渴。

走过滑稽歌舞剧场,他在“美洲人咖啡馆”门前停了下来,不知道是否现在就把自己已经决定开销的那杯啤酒喝掉,因为他实在渴得有点受不了了。他没有马上走上前去,而是举目向耸立在街头的明亮大钟看了看:此时才九点一刻。他知道,现在只要有满满一杯啤酒放在他面前,他立刻就会一饮而尽。问题是下面的时间还很长,要是再渴怎么办?

他因而还是快快走开了,心中想道:我不如姑且走到玛德莱纳教堂再说,然后再慢慢走回来。

到达歌剧院广场的拐角处,迎面走来一个胖胖的年轻人。



他依稀记得此人他似乎在哪儿见过。

他于是跟了上去，一边努力思索，一边不停地嘀咕道：“见鬼！此人我分明认识，怎么就想不起来是在哪儿见过的呢？”

他搜尽枯肠，仍一无所获。不想就在这时，他心中忽然一亮：这不就是当年在骑兵团服役的弗雷斯蒂埃吗？没有想到他现在已是一副大腹便便的样子了。杜洛瓦于是跨上一步，拍了拍他的肩头，向他喊了一声：“喂，弗雷斯蒂埃！”

对方转过身，直视着他，半晌说道：“先生叫我，不知有何贵干？”

杜洛瓦笑了起来：“怎么啦，你不认识我了？”

“不认识。”

“我是骑兵六营的乔治·杜洛瓦。”

弗雷斯蒂埃向他伸出两手：“哎呀，原来是你！过得好吗？”

“很好，你呢？”

“啊，我可不太好。你知道，我的肺部现在相当糟糕，一年之中总有半年咳嗽不止。回巴黎那年，我在布吉瓦尔得了气管炎，四年来一直未能治愈。”

“是吗？不过你看上去倒还不错。”

“我现在负责《法兰西生活报》的政治栏目，并为《救国报》采写有关参议院的消息；此外，隔三岔五还要给《行星报》的文学专栏撰稿。你看，我已经混出个样子来了。”

弗雷斯蒂埃随后向他问道：“你此刻要去哪里？”

杜洛瓦答道：“哪儿也不去，只是在回去睡觉之前随便走走。”

“既然如此，你不妨陪我去《法兰西生活报》走一趟，我有几份校样要看一下，然后我们便去喝杯啤酒，你看怎样？”

“可以，我跟你走。”

他们于是手挽着手，带着今日在同窗学友和在同一团队服役的兵士之间仍可见到的那种一触即发的热乎劲儿，迈开了大步。

弗雷斯蒂埃从头到脚向他打量了一眼，那样子简直像是一个注重实际的人在审视一个外乡来客。接着，他以十分肯定的语气说道：“老弟，你难道没有看出来，这里一切全靠自己闯。一个人只要脑子灵活一点，便完全可以当个部长，岂止是区区科长的问题？因此重要的是自己找上门去，而不是求人推荐。像你这样一个人，怎么就找不到比在北方铁路局供职更好的差事呢？”

杜洛瓦答道：“我哪儿都去了，但处处碰壁。不过最近总算有了个像样的机会，佩勒兰驯马场正需要一名骑术教官，有人推荐我去，每年至少可有三千法郎的收入。”

弗雷斯蒂埃突然停下脚步：“这一行可不是你干的，你不能去，即使能挣一万法郎你也别去。否则你的前程将会彻底葬送。你现在待在办公室里，至少不





必抛头露面,谁也不认识你。如果你有能耐,随时可以离开,去另寻高就。而一旦当上骑术教官,你也就完了。这同你到一家餐馆去当个领班一样,这种地方巴黎什么样的人都会光顾。你要是给上流社会那些阔佬或其子弟上骑术课,久而久之,他们是不会以平等眼光来看待你的。”

说到这里,他停了下来,思考片刻后又向他问道:“中学毕业会考你通过了吗?”

“没有,我考了两次皆未通过。”

“这没关系,不管怎样,该学的课程你都学完了。要是有人同你谈起西塞罗^①或蒂贝尔^②,你能接人家的话茬说上几句吗?”

“可以,大概说上几句总还是可以的。”

“很好。对于这两个人,除了二十来个只知钻故纸堆、毫无生活常识的冬烘先生外,谁也说不出更多的东西。所以,要让人认为你知识渊博,并不是什么难事,关键在于自己的无知别让人当场识破。要是碰上什么难题或自己所不了解的,要善于用点心计,设法绕开。而对于别人,则应借助字典旁证博引,把他难住。别以为人家有多强,其实人人都蠢得要命,知识少得可怜。”

他们此时已走到普瓦索尼埃大街的一扇大玻璃门前,玻璃门背面贴着一份打开的报纸。有三个人正站在那里阅读。

玻璃门上方是一排由煤气灯光焰组成的几个大字——《法兰西生活报》,十分引人注目。行人一走进这几个耀眼的大字所照亮的地方,立刻像是往白天一样,整个身体显得那样清楚、明晰、一目了然,随后便又回到了黑暗中。

弗雷斯蒂埃推开门,向杜洛瓦说了声“请进”。杜洛瓦进去后,随即登上一个从街上可看得一清二楚、建造考究但肮脏不堪的楼梯,接着便到了一间大厅里,两个练习生向弗雷斯蒂埃道了声晚安。最后,他们在一间类似候见室的房间里停了下来。房内陈设相当破旧,到处布满灰尘,绿色的仿天鹅绒帷幔已经褪色发黄,而且污迹斑斑,许多地方已烂成一个个窟窿,像被老鼠咬过似的。

“请在此坐一会儿,我马上就来,”弗雷斯蒂埃说。

此房间有三扇门与外边相通。说着,他从其中一扇走了出去。

房间里弥漫着一种难以描述的奇异气味——编辑部所特有的气味。杜洛瓦一动不动地坐在那里,心中未免有点胆怯,但更多的是惊奇。不时有人带着小跑从他身边走过。他们从一扇门进来,在他还未看清他们的面孔之前便已从另一扇门边消失了。

除此之外,还有一些人进入这间房内。他们神态庄重,气度不凡,头上戴着

① 西塞罗(公元前106-前43),古罗马政治家,哲学家和杰出演说家。

② 蒂贝尔,公元前42年至公元37年的古罗马皇帝。



一顶高筒宽边礼帽，仿佛要将自己同众人区别开来。

这时，弗雷斯蒂埃走了进来，手上挽着一位身材颇长的先生，此人约四十来岁光景，身穿黑礼服，胸前系着白色的领带，头发呈红棕色，嘴角的两撇卷曲的胡子高高翘起，一副自以为是、傲视一切的神态。

只听弗雷斯蒂埃向他说道：“那就再见了，先生。”

对方握了握他的手，说道：“再见，亲爱的。”接着便臂膊挂着手杖，嘴上吹着口哨下楼去了。

杜洛瓦于是问道：“此人是谁？”

“这就是大名鼎鼎的专栏作家、喜爱决斗的雅克·里瓦尔，他刚刚看完一篇校样。他同加兰、蒙泰尔合称当今巴黎三个最为出色的专栏作家。其文章妙趣横生，饱含时代风尚。他每周撰写两篇专稿，一年所得为三万法郎。”

弗雷斯蒂埃低声向他打了个招呼，然后说道：“他叫诺贝尔·德·瓦伦，是个诗人，长诗《死亡的太阳》就是他写的。他也是一个一字值千金的家伙。报馆每收到他一篇小东西，便要付他三百法郎，而且每篇最长不过二百行。我们还是快到‘那不勒斯咖啡馆’去喝一杯吧，我已经渴得不行了。”

他们喝完咖啡，走出了咖啡馆，向玛德莱纳教堂走了过去。

“咱们到哪儿去呢？”弗雷斯蒂埃问道。

杜洛瓦诚惶诚恐，一时竟无言以对。但后来终于还是蹦出一句：“‘风流牧羊女娱乐场’我至今尚未去过，我想去那边看看。”

在强烈的灯光下，戏园的门面一片明亮，把在此交汇的四条街映照得如同白昼。出口处排着一长排出租车。

弗雷斯蒂埃径直往里走去，杜洛瓦从后面拉了他一把：“我们还没有买票。”

弗雷斯蒂埃郑重其事地答道：“不必，我来这儿从来不用买票。”

走到检票处，三个检票员向他欠了欠身。站在中间的一位并将手向他伸了过来。我们这位记者就便向他问道：“有没有位置较好的包厢？”

“当然有，弗雷斯蒂埃先生。”

接过对方递过来的包厢号，他也就推开包着绒垫并装有铜门的门，同杜洛瓦一起进到了剧场里。

弗雷斯蒂埃分开众人，快步往前走着，俨然一副非同寻常人物的神态。

只见他走到一位女招待身边，向她问道：“请问十七号包厢在哪里？”

“请随我来，先生。”

他们很快被带到一间用木板围成的包厢里，包厢很小，没有顶篷，地上铺着红色的地毯，四把座椅也是红色的，彼此间间隔很小，客人刚好从中通过。两位异地相逢的好友于是坐了下来。左右两边，沿着一条直达舞台的弧线，立着一连串类似的木格子，每个格子里也都坐了人，但只能看到其脑袋和胸部。





台上此时有三个年轻男子在轮流作吊杠表演,其中一高一矮,另一个为中等身材。他们都穿着紧身运动衫。

接着,个儿最高者迈着细小而又迅疾的步伐,首先走到台前。他微微一笑,向观众挥了一下手臂,好似投去一个飞吻。

紧身衣下,其胳膊和腿上的肌肉清晰可见。他挺了挺胸,以便把太为凸出的腹部往里缩缩。他看去很像一个年轻的理发师,因为头上的头发在正中央截然分明地一分为二。只见他纵身一跃握住吊杠,然后以两手悬在上面,将整个身体像迅速转动的车轮一样,围着吊杠翻转。随后,他两臂绷紧,身躯笔直,一动不动地在空中作了个平卧势,完全靠两只手的腕力握住吊杠。

从杠上下来后,他在前排观众的掌声中微笑着再度向众人致意,接着便走到布幕边站着,每走一步都要显示一下他那腿部的发达肌肉。

现在轮到第二个人,即个儿比前者要矮,但身体更为粗壮的人了。他走到前台,作了同样的表演。第三个人也做的是同样的动作,但观众的掌声却要更为热烈。

不过台上的表演,杜洛瓦并没有怎么看,他不时回转头,向身后的回廊张望着,因为那里站满了男士和姑娘们。

他们向左一拐,到了一个搭有凉篷的院落中,两个设计粗糙的大水池,使得院内的空气显得格外清爽宜人。花盆里栽着紫杉和侧柏,近旁的小桌边已坐了一些男女。

“再来一杯啤酒?”弗雷斯蒂埃问道。

“好的。”

他们坐了下来,两眼看着三三两两的人从身边走过。

不时有个在院内游荡的女人走近前来,笑容可掬地向他们问道:“先生,能让我也喝点什么吗?”

弗雷斯蒂埃答道:“可以,一杯水池里的清水。”

“去你的,真是没有教养。”搭讪的姑娘嘟哝着悻悻走开了。

刚才依偎在他们包厢后面的褐发女人这时又走了过来。她手上挽着那个肥胖的金发女友,目光中透出傲慢的神情。这两人可真是天生的一对,无论哪一方面都十分般配。

见到杜洛瓦,她嫣然一笑。刹那间,两人的眼神似乎已将各自的内心隐秘告知对方。她拉过一把椅子,安然地在他对面坐了下来。与此同时,她让身边的女友也坐了下来。接着,她以清脆的嗓音喊了一声:“堂倌,请来两杯石榴露。”

弗雷斯蒂埃不免一惊,说道:“你怎么这样放肆?”

“我所倾心的是你的这位朋友,他可真是仪表堂堂。为了他,我恐怕什么事



都做得出来！”

杜洛瓦怯生生地坐在那里，一句话也说不出。他一脸憨笑，抚了抚嘴角卷曲的胡子。

弗雷斯蒂埃发出一阵哈哈大笑：“老弟，看到没有，你对于女人有一种天生的魅力，望你好自为之，日后定会大有好处。”

说到这里，他停了片刻，接着又若有所思地自言自语道：“一个人要想平步青云，通过她们才是最为省力的捷径。”

见杜洛瓦一直笑而不语，他又说道：“你是不是再待一会儿？我可是不想再待，这就回去了。”

杜洛瓦喃喃地应道：“好吧，我再坐一会儿，时间还早。”

弗雷斯蒂埃站了起来：“这样的话，就恕不奉陪了。明晚的事可别忘了，泉水街十七号，时间是七点半。”

“一言为定，明天见，谢谢。”

他们握了握手，弗雷斯蒂埃于是扬长而去。

他一走，杜洛瓦顿时感到，自己现在是无所羁绊了。他再度兴致勃勃地摸了摸口袋里的两枚金路易，随即站起身，走进人群，用目光在四周不停地搜索着。

不久，刚才那两个女人终于被他找到。她们仍带着傲慢的神色，在拥挤不堪的男人堆里挤来挤去，希望能找到一个遂愿的嫖客。

他径直向她们走了过去，但及至到了跟前，他又胆怯了。

褐发女人首先开言：“你现在能开口了吗？”

“当然。”他结结巴巴地应了一句，此后便一句话也说不出。

他们三人站在那里，既不得前进，又堵住了走廊里的人流，身边因而很快聚集起一大帮人。

褐发女人乘机突然向他问道：“想去我家坐坐吗？”

垂涎已久的 he 现在是五内沸然，难以自制了，因而不假思索地答道：“想倒是想，不过我身上只有一路易。”

她漫不经心地笑了笑：“这没关系。”

说着，她伸过手来挽上杜洛瓦的胳膊，表示他今晚是她的人了。

他们于是往外走去。杜洛瓦心里在想，用所剩的二十法郎为明晚的约会租一套晚礼服，是绝无问题的。



第二章



“请问弗雷斯蒂埃先生住在这儿吗？”

“四楼左边那家。”

看门人说话的语气十分和蔼，显示出他对这位房客很是敬重。乔治·杜洛瓦于是登上了楼梯。

突然间，他看到一位衣冠楚楚的先生正站在对面看着他。二人相距如此之近，他不由得倒退了一步。但随后却是一片惊愕：站在他面前的这个人不就是他自己吗？原来二楼楼梯口装了一面大的落地镜，他刚才见到的先生，正是镜中的他。此外，从镜中还可以看到整个的二楼长廊。他不禁一阵窃喜，因为他这套装束分明比自己原先所想象的要好得多。

这时，楼梯边的一扇门突然打开，他怕自己会被人撞见，因而快步走了上去。想到自己刚才的做作说不定已被弗雷斯蒂埃的哪位客人看见，心中很是惶惶不安。

到达三楼，发现这里也有一面镜子，他放慢了脚步，以便看看自己从镜前走过的身影。他觉得自己确实仪表堂堂，举手投足都恰到好处，因而心花怒放，信心百倍。毋庸置疑，凭着他这副长相及其出人头地的欲望，加上他不达目的誓不罢休的决心和遇事自有主张的脾性，他是定会成功的。剩下的最后一层楼梯，他真想跑着、跳着走上去。到第三面镜子前，他停了下来，以其熟练的动作抚了抚嘴角的胡子，把帽子摘下来，整理了一下头发，并像自己所常有的那样，轻声嘀咕了一句：“这个主意实在不错。”然后，他伸手按了按门铃。

门几乎立刻就开了。他面前站着一位穿着黑色华丽制服的听差，神态庄重，脸上的胡子刮得净光。见这位听差穿戴得如此整齐，他不禁又有点慌乱无主了，不明白自己为何总这样心神不宁。原因大概就在于，他在无意之中将自己的这套寒酸衣装同听差的那套剪裁别致的制服作了一下对比。这时，这位脚上穿着漆皮皮鞋的仆人，把他由于担心露出上面的斑斑污迹而有意搭在手臂上的那件大衣接了过去，一面向他问道：“请问先生尊姓大名？”

随后，他隔着身后业已掀起的门帘向里边的客厅大声通报了一下。

不想这时，杜洛瓦却突然失去了镇静，心中七上八下，慌乱如麻，简直挪不开脚步了。这也难怪，他眼看就要迈步进入自己多年来盼望已久、朝思暮想的另一个世界了。不过他仍然向前走了过去。一个年轻的金发女人正站在那里等候他的光临。房间很大，灯火通明，到处摆满各类奇花异草，简直同温室



无异。

他猛地停下脚步，一副张皇失措的样子：这笑容可掬的女人会是谁呢？啊，他想起来，弗雷斯蒂埃已经成家了。这个金发女人是这样的妖艳柔媚，仪态万方，想到她应是弗雷斯蒂埃的妻子，他现在是惊愕得一句话也说不出。

半晌，他终于结结巴巴地说了一句：“夫人，我是……”

对方将手向杜洛瓦伸了过来：“我已经知道，先生。你们昨晚的不期而遇，查理已经对我讲了。我感到高兴的是，他能想到邀请你今晚来家中便宴。”

他顿时满脸通红，慌乱得不知说什么好。他感到对方在看着他，从头到脚地对他作一番打量、端详和审视。

他想表示一点歉意，找个理由对自己的衣履不整作点说明。可是什么理由也想不出来，况且他也不敢触及这一难以启齿的话题。

他在她指给他的一张扶手椅上坐了下来。椅子上的天鹅绒贴面软柔而富有弹性，身子一坐下去便感到绒面在往下陷，同时身体也往下陷，但很快就被托住。此外，坐在这舒适的扶手椅上，他感到自己像是被什么东西软软地包住似的，因为椅子的靠背和扶手也装有柔软的衬垫。此时此刻，他觉得自己仿佛开始了一种美好的新生活；觉得眼前的一切是这样的温馨，令人魂酥骨软；觉得自己已终于从逆境中走出，成了个非同寻常的人物。他看了看弗雷斯蒂埃夫人，对方的目光一直没有离开他。

她穿了件淡蓝色开司米连衣裙，将那苗条的身姿和丰满的胸脯惟妙惟肖地显现了出来。她的臂膊和前胸袒露着，只有胸前领口和短袖袖口上淡淡地镶了一层洁白的花边。她金发高耸，呈波浪形垂于脑后，在脖颈上方形成一片飘拂不定的金色云霞。

不知怎地，杜洛瓦感到她的目光同他昨晚在“风流牧羊女娱乐场”遇到的姑娘相仿。因此在这目光的注视下，他反倒很快镇定了下来。她那一对明眸中嵌了两只灰而带蓝的瞳子，使得眼内所显露的表情分外特别。此外，她的鼻子生得十分小巧，两唇却很肥厚，下颏也稍嫌丰腴，因而面部轮廓不太齐整，但却富于柔情和娇媚，其风骚迷人自不在话下。应当说，她是这样一个女人：脸上的每一根线条都显示出独特的风韵，好似具有明确的蕴涵，一颦一笑无不像是在表露什么或掩饰什么。

沉默片刻后，她开口向他问道：“你来巴黎已经很久了吗？”

杜洛瓦已逐渐镇定下来，答道：“不过几个月，夫人。我现在在铁路部门任职，可是弗雷斯蒂埃对我说，他可帮助我进入新闻界。”

她嫣然一笑，神情也更为和蔼。接着，她压低嗓音，轻轻说道：“这我知道。”

门铃此时又响了，随后是听差的通报：“德·马莱尔夫人到！”

来客是一位个儿不高的褐发女人，即人们通常所说的“褐发小姐”。





她迈着轻盈的步伐走了进来,通身上下紧紧地裹了一件极其普通的深色连衣裙,没有多少惊人之处。

只是乌黑的秀发上插着一朵红玫瑰,显得格外醒目。这朵红玫瑰不仅对她那张秀丽的面庞起了烘托作用,而且把她那与众不同的个性也突出地显现了出来,使人一眼便对她产生强烈的印象。

她身后跟着一个穿着短裙的小女孩。弗雷斯蒂埃夫人抢步迎了上去:“你好,克洛蒂尔德。”

“你好,玛德莱娜。”

他们互相拥抱,亲吻。随后,那个小女孩也像个大人似的,不慌不忙地把她的脸颊向弗雷斯蒂埃夫人伸了过去:“你好,姨妈。”

弗雷斯蒂埃夫人在她的小脸上亲了一下,接着对其宾客分别加以介绍:“这位是乔治·杜洛瓦先生,查理的一位好友。”

“这位是德·马莱尔夫人,我的朋友,同时也是我的一个远亲。”

介绍完毕,她又说了一句:“我说大家来我这里应当随便一些才好,不要拘于礼节,更不用客套。你们说好吗?”

杜洛瓦欠了欠身,表示客随主便。这时候,门又开了。一个又矮又胖、五短三粗的男士挽着一个身材高高的丽人走了进来。这就是《法兰西生活报》经理瓦尔特先生。他是个原籍南方的犹太富商和金融巨子,同时也是国会议员。他身边的那个举止端庄、雍容华贵的贵妇,则是他的妻子。她也出身银行世家,父亲名叫巴洛尔·拉瓦洛。

这之后,风度翩翩的雅克·里瓦尔和长发垂肩的诺贝尔·德·瓦伦也一个跟着一个来了。德·瓦伦的衣领已被那垂肩长发蹭得油光锃亮,上面并落了些白色的头屑。

仆人这时高声禀报:“夫人,晚饭准备好了!”

众人于是向饭厅走去。

杜洛瓦被安排在德·马莱尔夫人和她女儿之间。他现在又因不谙刀叉酒杯等餐具的使用,担心因而出丑而惶惶不安了。比如他面前放了四个酒杯,这只淡蓝色杯子是作什么用的,他就一无所知。

第一道菜汤上来后,席间无人说话。后来,诺贝尔·德·瓦伦向众人问道:“报上有关戈蒂埃一案的报道,你们读了没有?这个案子实在有意思。”

这之后,话题又转到了一场决斗上。现在是雅克·里瓦尔说话了。这是他的专长,谈论这种事谁也没有他在行。

杜洛瓦一句嘴也不敢插。他只是偶尔瞟一眼邻座德·马莱尔夫人,觉得她那白皙的脖颈生得十分魅人。她耳朵下方挂了个用金线固定的钻石,宛如一滴晶莹的水珠,就要滴到她那细腻的肌肤上。她间或也发表一点看法,且每一开



言,嘴角必浮起一丝笑意。她的想法既奇特又可爱,常常出人意料,很像一个已有相当阅历但仍稚气未泯的孩子,对什么事都是一副满不在乎的样子,其判断虽略带怀疑,但却充满善意。

杜洛瓦想恭维她两句,但一句话也想不出来。既然如此,他索性将注意力转向她女儿,为她倒饮料,端盘子,忙这忙那。女孩的性情显然要比她母亲严肃,每当杜洛瓦给他做点什么,她总要微微点一点头,表示谢意,并郑重其事地说上一句:“难为你了,先生。”然后带着一副凝神沉思的小样儿,继续听大人讲话。

菜肴十分丰盛。为了一饱口福,每个人都忙得不亦乐乎。瓦尔特先生只是没命地吃,几乎一言未发。每当仆人送上一道菜来,他总要目光向下,从眼镜下方先行打量一番。比之于他,诺贝尔·德·瓦伦的兴致也毫不逊色:胸前衬衣滴了许多菜汁,也不去管它。

弗雷斯蒂埃时而满面笑容,时而神情庄重,一直在冷眼注视着眼前的一切,并不时同妻子交换彼此心照不宣的眼色,如同两位朋友在合伙做一件困难重重的事情,而这件事现在却进展顺利。

客人们各个红光满面,说话的声音也越来越高昂了。仆人不时走到客人身边,附耳低语:“是要科尔通酒还是拉罗兹堡酒”^①。

杜洛瓦觉得科尔通葡萄酒很合自己的口味,每次都让仆人把酒杯斟得满满的。他感到周身涌动着一种美不可言的快感:一股股热呼呼的暖流从丹田直冲脑际,接着向四肢扩展,很快遍及全身。他感到遍体舒畅,从思想到生命,从灵魂到肉体无不酣畅淋漓,痛快之至。

现在,他要说话了。他要引起别人的注意,要人家听他讲,欣赏他的议论。有这么一些人,他们的一言半语都会被人们津津乐道、回味无穷,他也要像这些人一样,受到人家的欣赏和重视。

可是谈话仍在不停地延续着,各种各样的思想互相牵扯在一起,只要一句话,一件微不足道的小事,正在谈论的话题马上就会转向另一个,现在,在将当天发生的各类事件都谈了个够并稍带着还触及到其他许许多多的问题后,人们又回到莫雷尔先生就阿尔及利亚的殖民化问题所提出的质询上来了。

瓦尔特先生是个哲学上的怀疑论者,说话从来毫无顾忌,利用等候上菜的点儿,他给大家讲了几则笑话。弗雷斯蒂埃谈了谈他第二天要见报的文章。雅克·里瓦尔则主张建立军人政府,把土地分给在殖民地服役三十年以上的军人。他说:“这样一来,那边将可建立起一个有条不紊的社会。因为经过漫长的岁月,这些人已经学会应当如何了解和热爱这块土地。此外,他们还掌握了当

^① 科尔通和拉罗兹堡:法国葡萄酒著名产地。

